

# 古堡隨筆

口大堡口

昨夜的夢痕依稀滿懷，而另一個夢又開始在作夢的時間之外延續。不想睜眼，讓滿室寂然流淌過清脆如琴鍵上所發出之樂音，輕妙淡遠，鏗鏘幽遠，一聲聲地敲擊着耳膜。好久沒聽到這聲音了，好熟悉好熟悉的聲音。彷彿置身於那金色小島依山傍海的小村子裡的小樓閣上：麻雀們的歌聲輕叩我的窗扉，陽光提着害羞而又細碎的步伐，由屋後的相思林中篩下，跨越過窗櫺，在我牀上躺下，訴說它昨夜的夢境——在每一個晴朗的早晨。在每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我都趕着和陽光擁吻，和鳥兒互道早安，沐浴着晨風，狂舞於大地的裙角下。按捺不住心中的驚喜，猛地一睜眼，才意識到是在一個家鄉以外的可愛的地方。

我們把新居稱為「古堡」，並不是因為它的年歲久遠，相反的，它的實際年齡才兩歲不到，只是它的形勢像一座古堡。用石頭砌成的牆垣，粗獷雄偉，半圓形的外表，具有中古時代堡壘的風貌，城門中開，氣勢非凡。在這一帶是獨一無二的建築，小樓也是別具風格的建築，我愛它的古老

斑駁。覆蓋在橢圓形的屋頂的是相思樹的葉子，由磚砌成的牆，外面刷上石灰，由於風吹雨打，加上炮彈片的凌虐，使它變得憂鬱而蒼老。小樓的前面是海，後面被相思林圍擁着，群山拉着手站在相思林的外圍，把小樓圍繞得更加隱鬱幽邃。穿過相思林的是一條難得看見水流的小河。我把童年埋葬在小樓逐漸佝僂的身影下，而每一層相思林的葉子都收藏着一段褪了色的往事……。

正是相思樹開小黃花的季節，一簇簇的黃花綴滿枝柯，蟬聲躲在花叢裡，枝葉間；沒命的叫着，似乎非把小樓叫破不可似的賣勁。依着樹幹，任清駐送懷，讓蟬聲牽引入夢。傾聽蟬兒把一個個鬱悶的夏日抬走。繁星等蟬聲歇息後，詭譎的在空中眨眼，這時，坐在陽臺上，一個個神話故事從古老的年代飛奔到腦海。最喜愛下雨的日子，躲在小樓聽雨聲，展卷閱讀，趣味盎然。風是常客，來時總順便從林梢上帶些禮物，第二天一起身，看到黃花滿地，自然會想起「昨夜西風過園林，歡落黃花滿地金」的情景。我曾喚它為「風雨小樓」；問我

喜愛立在風中，浸在雨中的小樓。到達古堡時，花季剛過，坐看滿山怒放的花朵逐漸被夏的腳步踏熄，心中無限感傷。然而，聒噪的蟬鳴，代替了靜的畫面，於是，夏把音樂優妙地譜在滿山滿野濃綠的樹梢，河水也沙啞着嗓子一路不停地喊下山來。站在堡上，朵朵白雲彷彿就在身傍擦過，真想摘幾朵放手上把玩；翠綠的群山，擺着疊羅漢的架式，太陽就從背後一級級的爬上來，然後紅着臉氣喘吁吁地把天空刷上一層蔚藍，白雲總愛東一塊西一塊的把藍天踏得好像補着無數白布的藍色褲子，看起來挺不順眼。不過，沒有白雲的日子也無聊，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」，不是白雲在山上捉迷藏，整座山就呆在那裡發楞。又怎能體味「白雲深處有人家」的幽雅境界？

黃昏時太陽像喝醉酒似的倒在西邊的山裡，把誇耀着美妙身段的小河映得金碧輝煌。當太陽睡着時，種植在路旁的路燈便開起花來，也不管天上的星星是否嫉妒，反正它們放肆慣了，才不會把星星放在眼裡。小樓的黃昏是富有詩意的，就連太陽也依依不捨，那裡沒什麼燈不燈的，就是有星星，只有害羞的星星當太陽累得差不多時，它先跑到屋頂上歇腳，聽麻雀們開的音樂會；在你不十分經意時，倏地從屋頂上跌下來，跌得虫聲叫個不停，然後才慢慢地爬到木麻黃的頭頂上乘涼，順便告訴星星它要睡了；那些星星簡直就像女孩子，羞人答答的，我就沒看過它們和太陽吻過。我喜歡把它們當成被子蓋，可是，太陽老是乘着我睡着時偷偷地把它們趕跑，而且很早就拍着我的屁股，叫我起身。今早，我以為陽光又那麼不識相，住古堡可不用受這種氣，只是第一節課老是遲到，這才想到陽光也是蠻可愛的。

